

# 梁启超

## 学术论著集

【文学卷】

陈引驰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1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169
屈原研究·····	235
陶渊明·····	257
情圣杜甫·····	313
饮冰室诗话·····	329
附:饮冰室诗话补辑·····	456
文论丛录·····	497
小说丛话(选)·····	499
渊实君译中国诗乐之变迁与戏曲之关系·····	499
读陆放翁集·····	501
高青邱集·····	501
巢经巢诗抄·····	501
南陵徐氏覆小宛堂景宋本玉台新咏·····	502
王荆公选唐诗·····	502
谷音·····	503
跋程正伯书舟词·····	503
跋四卷本稼轩词·····	505
吴梦窗年齿与姜石帚·····	507
记兰畹集·····	509
记时贤本事曲子集·····	510
静春词跋·····	512

重印郑所南心史序·····	513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515
广诗中八贤歌·····	525
人境庐诗草跋·····	526
秋螭吟馆诗钞序·····	526
曾刚父诗集序·····	527
丽韩十家文钞序·····	529
译印政治小说序·····	530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531
告小说家·····	536
跋·····	538

#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 古歌谣及乐府

### 序 论

韵文之兴,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他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

诗和歌谣最显著的分别,歌谣的字句、音节是新定的,或多或少,或长或短,都是随一时情感所至,尽量发泄,发泄完便戛然而止。诗呢,无论四言、五言、七言乃至楚骚体,最少也有略固定的字数、句法和调法,所以词胜于意的地方多少总不能免。简单说,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美。

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只要歌谣不要诗,因为人类的好美性决不能以天然的自满足。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原样的璞玉花卉,无论美到怎么样,总是单调的,没有多少变化发展。人工的琢磨雕饰栽植布置,可以各式各样月异而岁不同。诗的命运比歌谣悠长,境土比歌谣广阔,都为此

故。后代的诗，虽与歌谣划然异体，然歌谣总是诗的前驱，一时代的歌谣往往与其诗有密切的影响。所以歌谣在韵文界的地位，治文学史的人首当承认。

歌谣自然是用来唱的，但严格论之，歌与谣又自有别。《诗经·魏风·园有桃》篇：“我歌且谣。”《毛传》云：“合乐曰歌，徒歌曰谣。”然则有乐谱者谓之歌，无者谓之谣。虽然，人类必先有歌而后有乐，凡歌没有不先自徒歌起者。及专门音乐家出，乃取古代或现代有名的歌谣按制成谱，于是乎有合乐之歌，则后世所谓乐府也。

诗并不是一定用来唱的，“不歌而诵”的也是诗之一体。但音乐发达的时代，好的诗多半被采入乐，几乎有诗乐合一之观。《史记》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大抵《三百篇》里头，除三《颂》或者是专为协乐而作诗之外，其余十五《国风》多半是各地“徒歌”的民谣，二《雅》则诗人所作“不歌而诵”的诗。自孔子以后，却全部变成乐府了。后世乐府，其成立发达的次序，大概也是一样。

乐府之名，起于西汉。《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官名）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这几句话叙乐府来历，大概是不错的。但有当注意的一点，当时是采歌谣以入乐府，并非先有乐府而后制歌谣。大抵汉代乐府可大别为二类：其一，《郊祀》《房中》诸歌，歌词与乐谱同时并制，性质和《诗经》的三《颂》略同；其二，即乐府所采之民谣，其中大半是“徒歌”，而乐官被之以音乐。《铙歌鼓吹曲》之《朱鹭》、《思悲翁》……等十八调，《横吹曲》之《陇头》、《折杨柳》……《相和歌辞》之《鸡鸣》、《乌生八九子》、《陌上桑》……等皆是也。（看第三章）性质和《诗经》的十五《国风》略同。汉乐府属于第二

类者盖十而七八。此类乐府，大率采各地方之诗，而还被以各地方之乐。<sup>①</sup>但后来有其诗而亡其谱，音节之异同，久已无考了。

汉代乐府，谅来都是能唱的，(最少也可以徒歌。)所以和普通的诗可以划然分出界限。魏晋以后，用乐府的调名来做五言诗的题目，虽号称乐府，已经和“不歌而诵”的诗没有分别了。此如《三百篇》与乐相丽，汉以后的四言诗便与乐相离；宋词与乐相丽，元、明词便与乐相离；元、明曲与乐相丽，近人曲便与乐相离。虽时代嬗变不得不然，然而名实之间，却不可含糊看过。要之乐府一体，自西汉中叶始出现，至东汉末年而消沉。乐府在汉代文学史的地位，恰如诗之在唐，词之在宋，确为一时代之代表产物。过此以往，虽继续摹仿者不少，价值却完全两样了。

南北朝以降，摹仿汉乐府的作品，已并吞在五言诗范围中。但其时却另有一种类似乐府之短歌谣，其格调和当时诗家的诗大有不同。把几个时代这类作品比而观之，可以见出数百年间平民文学变迁的实况。

本卷所叙录，以汉乐府为中坚，而上溯古歌谣以穷其源，下附南北朝短调杂曲以竟其委。魏晋后用乐府调名标题诸作，则各以归诸其时代之诗，不复在此论列。

---

<sup>①</sup>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反歌诗一篇，洛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可见当时乐府，以地为别。又别有所谓“声曲折”者，则乐谱也。

## 第一章 秦以前之歌谣及其真伪

歌谣既为韵文中最早产生者，则其起源自当甚古。质而言之，远在有史以前，半开化时代，一切文学美术作品没有，歌谣便已先有。试看现在苗子，连文字都没有，却有不少的歌谣。我族亦何独不然？虽然，古歌谣发达虽甚早，传留却甚难。不著竹帛，口口相传，无论传诵如何广远，终久总要遗失。何况歌谣之为物，本是当时之人自写其实感，社会状况变迁，情感的内容亦随而变，甲时代人极有趣的作品，乙时代人听起来或者索然无味。现代欧美一时流行的曲子，过了几年便无人过问者往往而有。况于一千几百年前的古歌，想他流传不坠，谈何容易！现在古书中传下来这类古董，也有好十几件，我们虽甚珍惜，却有审查真伪的必要。

最古之歌谣，见于经书者，有帝舜与皋陶唱和的歌：

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上歌见《尚书·皋陶谟》。在我们未能把《皋陶谟》的编辑时代从新考定以前，只得相信他是真。那么，这三首歌便是中国最古的古歌，距今约四五千年了。但即使是真，也不过君臣谈话之间，用韵语互相劝勉，在情感的文学上，当然没有什么价值。

《尚书大传》也载有性质略同的三首歌：

卿云烂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顺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贤善，莫不咸听。惊乎鼓之，轩乎舞之。

菁华已竭，褰裳去之。

这三首歌，就诗论诗，总还算好。第一首且已采作国歌了，但以文学史的眼光仔细观察，这诗的字法、句法、音节，不独非三代前所有，也还不是春秋、战国时所有，显然是汉人作品。《尚书大传》，相传是伏生作，真否已属问题，就算是真，伏生已是汉初人了。据说第一首是帝舜倡，第二首是八伯和，第三首是舜载歌。显是依傍《皋陶谟》那三首造出来的无疑。

此外还有什么帝尧时代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见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什么帝舜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见晋王肃的伪《家语》。娘家的来历先自靠不住，更无考证之余地了。（伪《列子》有尧时《康衢歌》四句，全钞《诗经》。此外各书还有尧舜时歌数篇，皆无征引之价值。）

《离骚》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据此，则夏代的歌，战国时或尚有传闻，但其辞当已久佚了。枚赅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篇因此造出五首诗来，近人久已知其伪，不必辨了。要之夏代歌诗，一首无存。无已，则《孟子》书中有晏子所引夏谚：“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或算得是夏代仅存的韵语。《孟子》这书固然不假，但他根据何经何典，是否春秋、战国时人依托之作，我们却未敢轻下判断。

殷代歌诗，传者依然很少。《商颂》五篇，是否有殷遗文在内，抑全属周时宋人之作，已属疑问。此外见于《史记》者有殷末周初之歌两首：

箕子《过殷墟歌》：

《史记·宋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官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

以歌咏之。……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司马迁释之曰“所谓狡童者，纣也。”）

伯夷《采薇歌》：

《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黄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记》固然是最有价值的古史，但所记三代前事，很多令人怀疑之处。这两首歌我们不敢说一定就是原文，但周初诗歌，《三百篇》著录已不少，其有流传之可能性甚明。然则这两首歌，大概也当可信。歌中文辞之优美，意味之浓厚，不待我赞叹了。

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歌诗，当以《三百篇》为代表，此处不再说了。其次，则《左传》所载零碎歌谣及其他韵语还不少，今摘录若干章以觐沿革。

周辛甲《虞箴》：（襄四年）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亡（同忘）其国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辛甲乃周武王时太史，《左传》不过追述其语。

宋正考父鼎铭：（昭七年）

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矧于是，粥于是，以糊予口。

正考父为孔子远祖，在宋佐戴、武、宣三公。盖□□时人，《左传》追述之。

上两篇本非歌谣，因其为韵文之一体，见于《左传》，故类录之。

鲁羽父引周谚:(隐十一年)

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

晋士蒍引谚:(闵元年)

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

晋士蒍赋:(僖五年)

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晋卜偃引童谣:(僖五年)

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奔奔,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

宋筑城者嘲华元讴:(宣二年)

睥其目,蟠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同乌黧)弃甲复来。

鲁声伯梦中闻歌:(成十七年)

济垣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

鲁人为臧纻诵:(襄四年)

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败于邾。

郑人为子产诵:(襄三十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子产初执政时所歌)

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执政三年后所歌)

鲁人为南蒯歌:(昭十二年)

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

鲁□鸽谣:(昭二十五年)

鸛之鸽之,公出辱之。鸛鸽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鸛鸽踈踈,公在乾侯,征褻与襦。鸛鸽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

劳，宋父以骄。鸛鸛鸛鸛，往歌来哭。

吴申叔仪歌：(哀十三年)

佩玉蕊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

卫侯梦浑良夫谏：(哀十七年)

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

上所录并未完备，不过把文学成分较多的摘出来便了。内中最有趣的是嘲华元讴，一群平民一面做工一面唱歌，把对面的人面目写得活现。最奇诡的是浑良夫谏，一个冤鬼被发跳掷的情状，在纸上飒飒有声。

上所录有许多要参考当时的本事，可看《左传》原文，今不赘录。

我们读这些谣谚，当然会感觉他和《三百篇》风格不同，尤其是后半期——襄、昭、定、哀间的作品，句法是长短句较多，格调多轻俊，藻泽加浓厚。虽彼此文体本不从同，亦可以见诗风变迁之一斑了。（《三百篇》中惟“胡为乎株林……”一章与《左传》诸歌谣最相似，此章乃陈灵公时诗，《三百篇》中最晚的一篇了。）

周代歌谣见于《左传》以外者尚不少，但真伪问题却大半要当心了。内中时代最早的则所谓口口西王母《白云谣》：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

这首谣见《穆天子传》。说是周穆王上昆仑山见西王母，临归，王母觞之于瑶池，唱这谣送他，穆王还有和章。（恕不录）《穆天子传》这部书，乃晋太康三年在汲县魏安厘王冢中，与《竹书纪年》同时出土。书之真伪，问题很杂。若认为全伪，那么，便是晋人手笔；若认为真，便是战国人所记，可算中国最古的小说。若谓西周时的穆王真有此事、真有此诗，未免痴人前说不得梦了。诗却甚佳，但和《三百篇》风格画然不同，细读自能辨。

### 次则所谓齐甯戚《饭牛歌》：

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

这首诗始见于《史记集解》引应劭，云出《三齐记》。甯戚是管仲同时人。此诗若真，便是孔子前一百多年的作品了。但我们当注意者，《吕氏春秋·举难篇》、《淮南子·道应篇》，并详载甯戚饭牛事，但皆仅言其“扣牛角而歌”，并没有载他的歌词。而《后汉书·马融传》注引《说苑》则云：“甯戚饭牛于康衢，击车辐而歌《硕鼠》。”（今本作“歌顾见”，字形近而讹。）高诱《吕氏春秋注》亦云：“歌《硕鼠》也。”并将《诗经·硕鼠》篇全文录入注中。所歌是否必为《硕鼠》，虽未确知，但“南山白石”之篇为刘向、高诱所未见，总算有确实反证。《三齐记》已佚，不知何人所撰，恐是晚汉依托之作耳。（又《艺文类聚》及《文选·嘯赋》李善注又各载有《甯戚歌》一首，与此文不同。《文选注》那首末句云：“吾将与尔适楚国。”似是因原有歌《硕鼠》之传说，乃将《硕鼠》篇“逝将去汝，适彼乐国”，敷衍成文。《艺文类聚》那首前四句和《三齐记》那首大同小异，末句云：“吾将舍汝相齐国。”似是将那两首改头换面凑成。要之，三首皆不可信也。）此诗就诗论诗，原是很好的，若果真，那么便是七言诗之祖。但我敢说这种诗格，决非春秋时所有，摆在东汉乐府里头，倒还算上乘。（其实甯戚饭牛事便根本不可信。布衣立谈取卿相，乃战国风气，春秋初期决无有此事。本是战国游说之士造出来，诗则东汉末伪中生伪。）

### 其次则所谓秦百里奚妻之歌：

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扈彘。今日富贵，忘我为。

此诗见应劭《风俗通》。（劭，东汉末人。）百里奚为秦穆公时人，诗若真，也是春秋初期作品了。但奚以五羊之皮要穆公，本是战国人造的谣言，孟子已经辩过。这诗句法，颇似汉《郊祀歌》，当属汉人依托，诗亦寡味。

其次则伍子胥自楚亡命时，渔人救之，作歌：

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

日已夕兮，余心伤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且急兮将奈何。

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

此歌见东汉袁康所著《吴越春秋》。这部书为半小说体的，所载事迹，我们未敢全信。但此歌尚朴，与《左传》所载春秋末歌谣还不甚相远，姑且算他是真的罢。（《吴越春秋》还载有伍子胥《河上歌》、申包胥歌、麇子《琴曲》、越王夫人歌、采葛妇歌等，皆一望而知为汉人手笔。因此我连这首渔父辞也不能不有些怀疑。）

次则《论语》所载楚狂接舆歌：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此歌见《论语》，我们当然该相信。但据近人崔适的考证，则《论语》末五篇之真伪还有问题，内中曾否有战国人窜乱，尚未可定。《庄子·人间世》篇亦载此歌，而其词加长，末段有“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等语，似是从《论语》衍出。

《庄子·人间世》篇载有孟子反、琴张吊子桑户歌云：“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尔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三人皆孔子时人，孟子反即孟之反，子桑户即子桑伯子，俱见《论语》。琴张见孟子，似是孔子弟子。但这首歌大概是庄周寓言代撰，未必为孔子时作品。

次则有孔子所闻的《孺子歌》：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此歌见《孟子》，且述有孔子赞美解释之词，我们应认为真。

孔子最爱唱歌，我们在《论语》和别的书里头，处处可以看

出。《论语》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然则不哭之日必歌矣。但所歌像都是前人旧诗，自己作的很少见。各书中所载孔子诗歌比较可信者只有下列三首：

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女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  
维以卒岁。

见《史记·孔子世家》。说是孔子相鲁，齐人馈女乐间之，孔子去鲁，作此。

违山十里，蟋蟀之声犹尚在耳。

见《说苑》，还加以解释，说是：“政尚静而恶哗。”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见《礼记·檀弓》篇，说是孔子临没时负杖逍遥所作。

这三首歌所出的书，比较可信，但都是西汉人著述，那时的孔子早已变成半神话的人物，即如《孔子世家》中所载事迹，我们便有一半要怀疑，所以这三首歌是否必出孔子，仍未敢断。歌词也不见什么好处。

此外号称孔子诗者还有若干首，例如什么《适赵临河歌》，（狄水衍兮风扬波，舟楫颠倒更相加，归来归来胡为斯。）见《水经注》；什么《却楚聘歌》，（大道隐兮礼为基，贤人窘兮将待时。天下如一兮欲何之。）什么《获麟歌》，（唐虞世兮凤麟游，今非其时兮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俱见伪《孔丛子》；什么《龟山操》，（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见晋人所辑《琴操》。这些显然是魏晋以后贗作，本不足论列，但因一般人尚多崇信，是以录而辨之。

世传《琴操》二卷，题汉蔡邕撰。内载琴曲歌辞四十二首，其中三代人作品居十之九。此书若可信，那么真是《三百篇》以外之商、周乐府，何等宝贵！然《后汉书·蔡邕传》并不言其著有《琴操》。《隋书·经籍志》有《琴操》三卷，则晋人孔衍所撰。今所传本若为《隋志》之旧，则亦晋人所作耳。晋人最

好造伪书、伪古典，凡那时代所出现之书言上古事者本极难信。《琴操》所录歌辞，无一首不滥俗恶劣，不惟非三代旧文，即两汉亦无此恶札也。故今一概不录。因《龟山操》事，附论于此。

战国韵文，除屈原、宋玉几篇钜制震古铄今外，别的绝少流传，北方尤为罕见。勉强找一首，则惟赵武灵王梦中所闻歌：

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

此歌见《史记·赵世家》。说武灵王所闻者乃一处女鼓琴而歌，情节和词藻，都和《左传》所记声伯梦中闻歌有点相类。

《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棹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拥楫而歌”，歌的是越音，其词如下：“滥兮拊草滥予昌炫泽予昌昌州州焉乎秦胥胥纒予乎昭澶秦逾渗堤随河湖。”鄂君听著，自然一字不懂，于是叫人译成楚国语如下：

今夕何夕兮，蹇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垢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在中国古书上找翻译的文字作品，这首歌怕是独一无二了。歌词的旖旎缠绵，读起来令人和后来南朝的“吴歌”发生联想。《说苑》虽属战国末著述，但战国时楚、越之地，像有发生这种文体的可能。况且还有钩辘鸪舌的越语原文，我想总不是伪造的。

到秦汉之交，却有两首千古不磨的杰歌；其一，荆轲的《易水歌》；其二，项羽的《垓下歌》。

易水歌

《史记·刺客列传》记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始皇事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

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据《史记》，荆轲的歌当有两首，前一首作“变徵声”，大概是叙怆恻的别情，所以满坐垂泪，可惜歌词已失传了；这一首乃最后所歌，史言：“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至今我们读起来，还有一样的同感，当时更可想见了。虽仅仅两句，把北方民族武侠精神完全表现，文章魔力之大，殆无其比。

#### 垓下歌

《史记·项羽本纪》叙羽最后战败，汉兵围之于垓下，“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歌阕，美人之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位失败英雄写自己最后情绪的一首诗，把他整个人格活活表现，读起来像看加尔达支勇士最后自杀的雕像。则今二千多年，无论那一级社会的人几乎没有不传诵，真算得中国最伟大的诗歌了。（世俗传有虞美人和诗乃是一首打油的五言唐律，更无辩证之价值。）

综观以上所录，可见中国含有美术性的歌谣，自殷末周初，始有流传作品。（起喜歌不能算美术的。）就此少数传品而论，周代八百年中，也很看出变迁痕迹。前期的格调，和《三百篇》有点相近，后期便和《楚辞》有点相近。到《易水》、《垓下》两歌，已纯然汉风了。最可惜是战国时代传品太少，不甚能看出嬗变的径路。史料匮乏，无可如何了。